

袁世凯临终前后悔称帝

——抱怨幕后“推手”害他

袁世凯是一个谋略绝非寻常可比的人，为什么一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，逆历史之潮流复辟帝制呢？这里面除了袁本人的原因之外，还有其他一些人在幕后充当“推手”。

1915年12月12日，袁世凯接受了所谓的民众劝进书，宣布登基，史称洪宪皇帝。1916年3月22日，袁被迫下台，当了83天皇帝。6月6日又因尿毒症弃世而去。

◎袁世凯临终之前，曾吃力地吐出4个字：“他害了我。”这个“他”是谁呢？

据袁氏家族的人估计，袁世凯临终前所说“他害了我”的“他”，很有可能就是其子袁克定。袁世凯死后，袁克定在灵前用头触棺，放声大哭：“父亲！父亲！我对不起您！”袁克定的这般哭喊，与他鼓动其父称帝有关。

袁克定之所以主张其父称帝，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是

皇太子了。袁世凯有一妻九妾，有17个儿子、15个女儿，袁克定是袁世凯的长子，而且也是唯一的嫡出。袁世凯对袁克定十分重视，抱有殷切期望，这从袁克定的名字中就可看出。袁克定的乳名叫“继光”，“继光”的含义，用袁世凯的原话是：“继吾先人之光也。”由于袁世凯的着意培养，袁克定不仅旧学功底深厚，而且德语和英语都相当不错，袁世凯与洋人交涉时，经常由袁克定充当翻译。所以，袁克定很有抱负。辛亥革命后他极力鼓吹帝制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就是给他父亲编造《顺天时报》。

《顺天时报》是日本人在北京办的报纸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列强无暇东顾，因此，袁世凯十分关注日本的态度，《顺天时报》就是袁世凯

的重要消息来源。由于该报纸经常发表一些对帝制不利的消息，于是，袁克定心生一计，自己花钱编造假版《顺天时报》，经常刊登一些鼓吹帝制的文章，袁世凯看了以后，认为日本方面不会有问题，于是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。

这事后来被捅到袁世凯那里，袁世凯把袁克定找来，问明情况，气愤至极，袁克定忙跪下求饶，袁世凯拿起皮鞭就打，边抽边骂：“孽子！欺父误国！”

◎袁世凯临终时抱怨：“杨度误我。”

袁世凯称帝，还与“筹安会”的“六君子”、“十三太保”关系至为密切。“六君子”指杨度、孙毓筠、李燮和、刘师培、胡瑛、严复，他们在1915年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“筹安会”，杨度为理事长，孙毓筠为副理事长，鼓吹帝制。“六君子”加上梁士诒、张镇芳等7人，合称“十三太保”。

袁世凯在临终时抱怨：“杨度误我。”杨度就是“十三太保”中首要的人物。1915年4月，杨度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撰写了两万多字的《君宪救国论》，呈递袁世凯，袁大为赏

识，于5月底特地颁发亲笔题写“旷代逸才”的4字匾额一方，赏赐给了杨度。

杨度之外的“十三太保”当中，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梁士诒。梁士诒号称财神，在民国时期担任总统府秘书长、铁路总局局长、交通银行总理等，是交通系的主要魁首。起初，梁并不热心帝制。袁世凯曾14次探询梁士诒对帝制的看法，梁都假装不解，仅有一次向袁直接表白道：眼下大总统的权力，比各国君主要高，所不同的是子孙没有继承权，可继承权恰恰对子孙后代有害啊！为改变其态度，袁世凯、袁克定决定向交通系开刀。一天，袁克定约见梁士诒，单刀直入，问：“变更帝制，肯帮忙否？”梁见来者不善，回答：“容考虑后再作答复。”回去后梁就召集交通系人员开会，明确指出：“赞成不要脸，不赞成就不要头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头之不在，哪有脸面？”讨论结果，大家觉得还是要头的好，并且一致认为，不干则已，要干就干得彻底。次日，梁回报袁克定，表示要全力以赴，以策前驱，用钱就包在自己身上，并提供了推动帝制的路线图，袁克定大喜过望，乐不可支。

除了“十三太保”之外，还有一些人对袁称帝也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◎推动袁称帝的其他人

陈宦(yí) 1915年11月陈宦受命为四川都督，临行前，伏地九叩首，并跪着上前，嗅袁世凯的脚，大呼：“大总统如明年还不登基，我陈宦此去到死都不回来了。”陈宦这些北洋将领，想的就是：大哥做了皇帝，小弟也挣个将军到手。杨度也说过：“北洋诸将，从公多年，所为何事，只不过攀龙附凤，求子孙富贵耳！”袁世凯1915年12月称帝后，封陈宦为一等侯。但到第二年5月，陈宦却又劝袁世凯退位，并于当月通电四川独立，成为袁世凯帝制失败的主因之一。

阎锡山 山西王阎锡山尽管是同盟会员，可在复辟帝制期间为保全自己的地位，极力推动，他还把自己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租屋居住，表面上是请老人家逛逛北京，实际上是把父亲作为人质。1915年4月间，他被袁世凯召见3次，其中第一次召见给他留下了

终生难忘的印象，并为此谈虎色变，心有余悸。他后来回忆道：“我一生见过了多少位咱国家的元首，如孙中山、黎元洪、徐世昌、冯国璋、曹锟，甚至张勋、段祺瑞以至蒋介石等，没有哪一个像袁世凯的两道目光那样虎视眈眈地逼人，使人不敢仰视。”

张作霖 张作霖发誓道：“关以外有异样，唯作霖一人是问，作霖一身当之；关内若有反对者，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。”

古德诺博士 1915年7月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古德诺博士访华，并于8月20日发表《共和与君主论》，认为中国民智低下，只宜行君主立宪而不宜行共和。古德诺访华期间是袁克定负责接待的，这对他是个极大的鼓舞。

日本使日置益、英国公使朱尔典等 1915年1月18日，日本公使日置益对袁世凯面递《二十一条》时说：“若开诚交涉，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。”朱尔典在中南海怀仁堂国宴间，竟用英语尊称袁世凯为“陛下”。

从上可知，袁世凯当上帝，既有自己的原因，也有客观的条件，合在一起，成就了袁世凯的83天皇帝。(师大)

唯一与皇帝离婚的女人——末代皇妃文绣的结局



文绣出生于满洲三旗中的镶黄旗的贵族家庭，可惜在她的父亲端恭病逝后不久，大清灭亡，满族地位也丧失，端恭家族自此落败。

◎被五叔哄去参加选秀，进宫后却从未受宠幸

1921年春，末代皇帝溥仪选后，文绣被五叔华堪哄去照相参加皇上选秀。溥仪在呈上来的几张照片里，圈了文绣。

其实文绣并不好看，远不及同时参加选秀的婉容，但溥仪不知为什么看她特别顺眼。结果，他也是做不了主的，端康太妃为他拟定了姿容美丽、家世较好的婉容，而文绣最终被定为淑妃。只是皇后与皇妃之差，但文绣在入宫后即开始了她不幸的生活。

进宫后，婉容因与文绣争风吃醋，平日对她很排挤。文绣也未曾得到溥仪宠幸，加之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谈，内心郁闷无法排解。好在她自幼喜读诗书，于是独居长春宫内，

与书为伴。溥仪虽不曾宠幸她，还是为她请来英文老师以及名儒传授英语、四书五经、诗词格律。可以说，在深宫的几年，文绣从书本上受益很多。可惜这样的日子也没有维持多久，冯玉祥“逼宫事件”发生，溥仪与宫中人被逐出皇宫，暂居北京醇亲王府。

◎夫妻感情逐渐破裂

出宫后，文绣很想改善先前在冷宫的处境，与溥仪保持平等身份。她也为溥仪献计献策，但溥仪却一心投靠日本人，希望借此复辟清帝王业。文绣不愿溥仪与日本人勾结，力劝几次，很让溥仪反感，竟日渐对她冷淡。在他们举家迁至天津日租界之后，溥仪对文绣就更不好了。以前他对文绣只是冷淡，还不至于反感，现在他是真烦她了，甚至打骂她。以后吃饭上街就更没文绣的份儿，他与婉容去逛大百货公司，乘汽车去兜风，去跳舞溜冰，而文绣这时与溥仪已经情感恶化到极点。那时溥仪与婉容住二楼，文绣住在楼下大厅南边的一间房里，平日无事已不再来往，形同陌路。

他们在天津住了七年，文绣渐成局外人。婉容过生日，收到贡品无数，连文绣也送了宴席一桌，烧鸭一对，饼干两匣。文绣的生日却无人记得。

长年与书为伴，文绣眼睛深度近视，还患了失眠症，无人疼无人爱，心内愁肠百结，

每到夜深人静孤独感便深深袭来。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。

文绣想到离婚。原因不外乎下面几点：看不惯溥仪投靠日本人；溥仪对她的冷淡辱骂让她对他失去最后的幻想；她想自由。

◎离婚以后艰难度日

在文绣找到律师向溥仪提出离婚时，溥仪还是很吃惊的，这在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“荒唐事”。但他无法改变文绣的坚持，双方最后达成协议：溥仪付给文绣五万元生活费，而文绣答应溥仪永不复嫁。

离婚后，文绣回到北平。虽已开始平民生活，宫中的一些习惯还保留着。请了四个佣人，每天换衣，洗手必要洗三道，水一次要比一次热，最后一盆水还不能烫手。如果不合适，是要被她骂的。那笔七合扣八扣所剩无几的生活费，很快让她坐吃山空。她在家读书的日子也告一段落。

文绣改回傅玉芳的名字，去北平市私立四存中小学做了国文与图画课的老师。这似乎是新生活的开始，文绣脸上渐渐有了笑容，她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，而学生也很喜欢她。她年轻，嗓音漂亮，学识渊博图画得那么好。文绣真觉得快乐。这是属于一个平民百姓的快乐。然而这样的好日子还没来得及细品，有好事者发现傅玉芳原来就是末代皇妃文绣，这下热闹可来了，除了本校的，外面的人也每天堵在门口，好奇地窥视这个“沦落”了的皇妃。文绣本想应对过去，但后来连记者也拥来，这让文绣每天过得非常狼狈。无奈之下，文绣离开了学校。

从学校出来后，文绣失业了。以前的家也不能住了，她搬到刘海胡同的四合院隐居起来。虽是隐居，也不得安宁，来求婚的很多，文绣那年才24岁，却遵守离婚时永不再嫁的约定，把所有人都回绝了。

这样的日子又捱了四年，带在身边的珠宝首饰也卖得差不多了，文绣辞退佣人，卖了房产，仅留一间住着。经济上已现危机，她只好重操挑花旧业。这还是她在年少帮母亲养家时学的手艺，没想到时光流转，还会重操这项手艺。挑花赚不了多少钱，文绣只得投靠娘家的表哥。

在亲戚家，文绣糊过纸盒，还去做过挑灰、递砖之类的粗活，甚至被迫去街上叫卖香烟。在街上叫卖香烟时，又受到记者围堵，她惊慌地逃回家里。好在经人介绍，文绣很快找到一份校对的工作，她的第二段婚姻，也是由此开始。

◎抗战胜利后，再次步入婚姻

抗战已胜利，文绣不再履行永不再嫁的约定，她要为自己的余日着想。国军军官刘振东这时闯入她的生活。刘振东四十多岁，还没结婚。一开始，文绣是犹豫的。毕竟溥仪给她心灵上留有阴影，她不能确定再婚是否明智。相处了五个月，她被刘振东的细心体贴以及感情上的专一打动，两个人在北平结婚。

婚礼在当时有名的“东兴楼”举行，仅鱼翅席就摆了十桌，非常隆重，而刘振东也把二十多年积累的官俸拿出来给文绣用。婚后，刘振东开了个小平板车行，靠租平板车为生。文绣初次感受到婚姻的甜

蜜，她辞掉校对工作，家里雇了个老妈子，打理杂务，她看书作画，日子过得十分安宁。

文绣是希望日子一直这样下去的。她做了时髦的卷发，穿漂亮的旗袍，偶尔也唱几段花旦青衣的戏。她与刘振东在晚上去吃馆子，去听戏，不再提宫中往事。

这样的和睦生活，维持了两年。时局动荡，刘振东的车行破产，他们苦心经营的白米斜街的新家失去了。八辆板车换得一张船票。还没来得及南逃，北平城就被围困起来。刘振东不知该怎么办，反而是文绣给他带来莫大的慰藉。她说不管怎样，我们都在一起。

刘振东向人民政府交代了历史问题，因表现好，在西城区的保洁队找到工作，收入虽少，却能维持生活。文绣和刘振东的日子过得清贫，住在十平方米的小屋里。文绣自己打理家务，买菜烧饭，一直没有孩子。两个人的感情虽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，文绣身体却日渐不好，两年后的一天(1953年9月17日)，文绣在家里做事，忽然倒了下去。

◎末代皇妃悲凉离世

文绣心肌梗塞去世，死时43岁。安葬很简单，四块木板打成的一口棺材，连墓碑也没立，曾经的末代皇妃就这样被掩埋了。

文绣一生悲凉，幸福的日子有限得可数。这个落魄的贵族女，这个遭冷落的末代皇妃，就是做一个平民也如此不易。她一生向往自由的生活，又何时有过自由？自由对她而言，也许在进宫那日起就永不再来。(《百家讲坛》)